續編

卷六　起宋孝宗隆興元年

卷七　至宋帝昺祥興二年

通鑑擥要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通鑑擥要卷六 續編

雲間 張景星二銘
姚培謙平山 同録

同學吳元淵企賢參閱

孝宗皇帝 諱眘。太祖六世孫。秀王偁之子。在位二十七年

癸未 隆興元年春正月吳璘還河池。金入遂陷新復十三州軍

璘得詔。察屬交諫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舉所係甚重。奈何退師。璘曰。主上初政。璘握重兵在遠。有詔璘何敢違。遂退河池。於是秦鳳熙河永興三路新復十三州三軍。皆復爲金有

以張浚爲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開府建康

浚薦陳俊卿爲宣撫判官。帝見俊卿。問浚動靜飲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

三月以辛次膺同知樞密院事

初次膺力諫和議爲秦檜所怒流落者二十年帝召爲中丞次膺每以名實爲言多所裨益帝呼其官而不名若成閔之貪饕湯思退之朋比葉義問之姦罔皆被論罷每章疏一出天下韙之

渡江以後直言之臣稱次膺爲首

夏四月張浚使李顯忠邵宏淵分道伐金

浚入見奏金人至秋必爲邊患當及其未發攻之帝然其言乃議出師渡淮三省樞密院不預聞

五月史浩免

浩見出兵狀始知不由三省因奏張浚銳意用兵若一失之後恐陛下不得復望中原因力丐免侍御史王十朋論浩懷姦誤國等八罪遂罷浩知紹興府

李顯忠復靈壁遂會邵宏淵復虹縣金將士多降○張浚渡江李顯忠大敗金人復宿州

捷聞帝手書勞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

李顯忠邵宏淵之師潰於符離

金孛撒率步騎十萬攻宿州顯忠獨以所部力戰卻之宏淵恥前功不自己出按兵不動顧衆曰當此盛夏搖扇於清涼且猶不堪況烈日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復鬬志各以所部兵遯顯忠嘆曰若使諸軍相與掎角自城外掩擊則敵可盡帥可擒河南指日可復矣宏淵又言金添兵二十萬來儻我兵不返恐不測生變顯忠知勢不可孤立嘆曰天未欲平中原耶何阻撓如此遂夜引還至符離師大潰

幸而金不復南

六月貶張浚爲江淮宣撫使安置李顯忠於筠州

初宿師之還主和議者皆議浚之非帝賜浚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爲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懷猶豫至是帝以符離師潰乃議講和召湯思退爲醴泉觀使奉朝請於是尹穡附思退劾浚遂降浚顯忠而邵宏淵仍前建康都統制

秋七月以湯思退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八月復以張浚都督江淮軍

馬

陳俊卿上疏曰。議者但知惡浚而欲殺之。不復爲宗社計。願下詔戒中外協濟使浚自効。帝悟。即復浚都督。浚遂以劉寶爲淮東招撫使

金人復以書來求地及歲幣。詔淮西安撫幹辦官盧仲賢報之

紇石烈志寧以書貽三省密院云。故疆歲幣加舊。及稱臣。還中原歸正人。即止兵。不然。當俟農隙往戰。帝以付張浚。浚言金彊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湯

思退秦檜黨也急於求和陳康伯周葵洪遵等皆謂敵意欲和則我軍民得以休息爲自治之計以待中原之變而圖之是萬全之計也工部侍郎張闡獨曰彼欲和畏我耶愛我耶直欵我耳力陳六害不可許帝曰朕意亦然姑隨宜應之乃遣仲賢報金仲賢陛辭帝戒以勿許海泗唐鄧四郡而思退等命許之浚奏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不聽十一月仲賢至宿州金僕散忠義懼之以威仲賢皇恐言歸當稟命忠義遂畫定四事一欲通書稱叔姪二欲得唐鄧海泗四州三欲歲幣銀絹之數如舊四欲歸彼叛臣及歸正人仲賢還帝大悔遂下

大理問其擅許四州
之罪除名竄郴州

冬十一月遣審議官胡昉如金軍

湯思退奏以王之望充金國通問使許
割棄四州求減歲幣之半初之望爲參
贊不欲戰奏竊觀天意南北之形已成
未易相兼我之不可絶淮而北猶敵之
不可越江而南也思退悅其言故奏遣
之會右正言陳良翰言前遣使已辱命
大臣不悔前失而復遣之望是金人不
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決不
可許四郡也若歲幣則俟得陵寢然後
與庶爲有名今議未決而之望遽行恐

其辱國不止於仲賢願先馳一介往俟議決然後行未晚也帝乃手詔之望等并一行禮物並回待命境上而令昉先往諭金以四州不可割之意如必欲得四州則當追還使人罷和議矣

詔廷臣集議和金得失召張浚還

陳康伯等言金人來通和乞召張浚歸國特委咨詢仍命侍從臺諫集議帝從之羣臣多欲從金人所請浚及虞允文胡銓閻安中上疏力爭以爲不可與和湯思退怒曰大言悞國以邀美名祖宗大事豈同戲劇帝意遂定浚在道聞王

之望行上疏力辨其失曰自秦檜主和陰懷他志卒成逆亮之禍檜之大罪未正於朝致使其黨復出爲惡臣聞立大事者以人心爲本今內外之議未決而遣使之詔已下失中原將士四海傾慕之心人心既失如水之覆難以復收而況於天則不順於義則不安竊以爲陛下憂之不聽朱熹應詔入對言曰君父之讐不與共戴天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時思退方倡和議不悅除熹武學博士

甲申二年春正月金人執胡昉尋遣還

防至金。金人以失信執之。帝聞。詔王之望以幣還。既而僕散忠義以書進金主。金主曰。行人何罪。即遣還

三月張浚視師江淮。金軍退

時金人方屯重兵。虛聲脅和。有刻日決戰之語。及聞浚復視師。亟撤兵歸

秋八月少師保信節度使魏公張浚卒

初浚去國二十年。天下士。莫不傾心慕焉。至兒童婦女。亦知有張都督。金使至。必問浚安在。惟恐復用。而秦檜懼其正論。害已。謂爲國賊。必欲殺之。檜死。乃復

用至是湯思退諷尹穡論浚跋扈浚請解督府罷判福州浚既去朝廷遂決與地求和之議浚猶上疏言穡姦邪必誤國事且勸帝務學親賢或勉浚勿復以時事爲言浚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間吾荷兩朝厚恩久居重任今雖去國猶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見安忍弗言行次餘干得疾手書付二子栻杓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恥即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足矣卒諡忠獻時論以浚之忠大類漢諸葛亮○餘干縣名屬江西饒州府

遣宗正少卿魏杞使金

湯思退奏遣杞如金議和書稱姪大宋皇帝某再拜奉於叔大金皇帝歲幣二十萬帝面諭杞曰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杞陛辭奏曰臣將旨出疆豈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速加兵帝善之兵部侍郎胡銓言虜不可和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輿櫬輿櫬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然後爲快春秋左氏謂無勇者爲婦人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不聽

金以完顏守道爲尚書左丞

金主謂守道曰卿等每奏皆常事凡治
國安民及朝政不便於民者未嘗及也
如此則宰相之
任誰不能之
冬十月金兵復渡淮
湯思退以帝悔悟恐事不成陰遣孫造
諭敵以重兵脅和金僕散忠義等遂議
渡
淮
十一月魏勝拒戰於淮陽敗績死之楚州
陷

勝宿遷人多智勇應募爲弓箭手居山陽金人南侵勝躍曰此其時也聚義士三百北渡淮取漣水軍擒金知海州事高文富復海州勝益募忠義以圖收復遠近響應善用大刀能左右射旗揭山東魏勝金人望見即退時金兵犯楚州都統制劉寶棄城遁時勝奉詔專一措置清河口帥諸軍拒于淮陽力戰矢盡謂士卒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至淮陰東中矢墜馬死贈保寧軍節度使謚忠壯

湯思退以罪竄永州

言者論思退主和誤國之罪，遂落職永州居住。太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上書論思退及王之望、尹穡姦邪誤國，釣致敵人，乞斬三人以謝天下。思退行至信州，憂悸而死。

乙酉 乾道元年春三月，魏杞還自金，始正敵國禮。

金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脅杞去大字，杞拒之，具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人人有敵愾意，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金君臣環聽拱竦，金主許損歲幣，不發

歸正人。命元帥府罷兵分戍。杞卒亞敵國禮而還。帝慰藉甚厚

丁亥三年夏五月太傅四川宣撫使新安王吳璘卒謚武順

璘剛勇。喜大節。略苛細。代兄玠守蜀二十年。隱然爲方面之重。威名亞於玠。卒贈太師。上皇嘗問勝敵之術於璘。璘對曰。弱者出戰。强者繼之。上皇曰。此孫武子三駟之法。一敗而二勝也。尋以虞允文爲四川宣撫使○齊田忌與諸公子馳射不勝。孫臏曰。以君下駟與彼上駟。以君上駟與彼中駟。以君中駟與彼下

駟既馳三輩忌一不勝而再勝乃得千金

冬十一月以陳俊卿叅知政事劉珙同知樞密院事

珙自湖南召還首論獨斷雖英主之能事然必合衆智而質之以至公然後有以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若棄僉謀狥私見而有獨御區宇之心則適所以敝四達之明帝嘉納之授翰林學士復上言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以爲漢高帝所不悅者特腐儒俗學耳使當時有以二帝三王之學告之知其必

敬信。功烈不止此。因陳聖王之學。所以明理正心。爲萬事之綱。帝稱善。遂拜樞副。珙因薦汪應辰。陳良翰。張栻。學行才能皆臣所不逮。願亟召用。上可其奏

己丑五年秋八月以陳俊卿虞允文爲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俊卿。以用人爲己任。奬廉退。抑奔競。每接朝士。及牧守。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允文爲相。亦以人才爲急。嘗籍爲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錄。故所用皆知名之士

庚寅六年夏閏五月以起居郎范成大爲金國祈請使

求陵寢地及更定受書禮紹興中金使者至捧書升殿北面立榻前跪進帝降榻受書以授內侍金主初立使者至陳康伯令伴使取書以進及湯思退當國復循紹興故事帝意悔之故令成大口以爲請成大至金密草奏具言受書式懷之入初進國書辭氣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朝既爲叔姪而受書禮未稱臣有疏搢笏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耶左右以笏標起之成

大屹不動必欲書達既而歸館所金太子欲殺成大越王止之竟得全節而歸

辛卯七年春正月帝作敬天圖

帝謂輔臣曰無逸一篇享國長久皆本於寅畏朕近月取尚書所載敬天事編爲兩圖朝夕觀覽以自警省名曰敬天圖又作損齋以寡嗜慾

二月立恭王惇爲皇太子三月金葬欽宗皇帝於鞏洛之原以一品禮

冬十月金主雍幸太子宮

金主謂太子曰汝惟無忘祖宗純厚之風以勤修道德爲孝明信賞罰爲治而已昔唐太宗謂高宗曰爾於李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君人者焉用僞爲受恩於父安有忘報於子者乎朕御臣下惟以誠實耳

壬辰 八年春二月朱熹通鑑綱目成 按年譜增

起自周威烈王戊寅二十三年訖周世宗己未顯德六年綱倣春秋目倣左氏

秋七月金罷保安蘭安榷場

金主謂宰臣曰夏國以珠玉易我絲帛是以無用易我有用也命罷之

甲午 淳熙元年春二月少保四川宣撫使雍公虞允文卒 謚忠肅

允文早以文學致身臺閣晚際時艱出入將相垂二十年孜孜忠勤無二焉

乙未 二年夏四月宴輔臣於玉津園

帝謂丞相葉衡等曰朝廷用人止論其賢否如何不可有黨如唐之牛李其黨相攻四十年不解皆緣主聽不明所以至此文宗乃言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

黨難。朕嘗笑之。爲人主者。但公是公非。何緣有黨。又曰。近來士大夫。好倡爲清議。此語一出。切恐相師成風。便以趨事赴功者爲猥俗。以矯激沽譽者爲清高。駸駸不已。如東漢激成黨錮之風。深害治體。豈可不戒。卿等宜書諸紳

丙申 **三年夏六月召朱熹爲秘書郎。不至**

叅知政事龔茂良。言熹操行耿介。除秘書郎。會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差主管武夷山冲佑觀。史浩。復薦熹知南康軍。再辭不許。至南康。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間詣郡學。引士子與之講論。訪唐李渤。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

舊爲學規，俾守之。○白鹿洞在南康廬山五老峰下，渤與兄涉隱此。

丁酉 **四年夏六月，朱熹論孟集註成。** 按年譜增

先是既編論孟集義，既而約其精粹，妙得本旨，爲集註。語學者曰：某於論孟，四十餘年理會，中間逐字稱等，不教偏些子，學者將註處宜仔細看。又曰：某論孟集注，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

冬十月，周易本義成，詩集傳成。

己亥 **六年夏旱，詔求直言。**

知南康軍朱熹上疏，畧曰：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

以立紀綱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交通貨賂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勢成威立中外靡然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旦夕帝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爲亡也宰相趙雄力爲救解乃已

庚子七年春二月右文殿修撰張栻卒

栻字敬夫丞相浚子長師胡宏宏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賢錄每進對必

自盟於心不以人主意悅輒有所隨順帝嘗言伏節死義之臣難得栻對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何望其伏節死義帝又言難得辦事之臣栻對陛下當求曉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其遠小人尤嚴爲都司日肩輿出遇曾覿覿舉手欲揖栻急掩其窗櫺覿慙手不得下病且死猶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栻聞道甚蚤朱熹嘗言己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則於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嘗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當爲

非有為而為也有為而為則皆人欲非天理矣學者稱為南軒先生

辛丑 **八年秋七月著作郎呂祖謙卒**

祖謙字伯恭夷簡五世孫也自其祖好問始居婺州其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舉進士歷除著作郎兼國史編修卒謚曰成祖謙學以關洛為宗少卞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懥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學者稱為東萊先生

八月以王淮為右丞相兼樞密使

淮。問太子侍讀楊萬里。曰。宰相先務何事。萬里曰。人才。淮。因問其人。萬里卽疏朱熹袁樞以下六十八人。淮。次第擢用之

九月以朱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冬十二月下熹社倉法于諸路

浙東大饑。王淮。薦熹。熹。始拜命。卽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客舟之米已輻輳。熹日鈎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革之。帝謂淮曰。熹政事。卻有可觀。乃進直

徽猷閣.熹.言乾道四年.民艱食.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于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斂散.歉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以原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十五里間.雖遇歉年.民不缺食.其法以十家爲甲.甲推一人爲首.五十家.則推一人通曉者爲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與有稅糧衣食不缺者.並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者.開具其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者不預.置籍以貸之.其以濕惡不實還者有

罰詔下其法于諸路

壬寅九年秋九月以朱熹爲江西提刑熹辭不拜

熹行部至台知州唐仲友爲其民所訟熹按得其實而仲友與王淮同里且爲姻家已除江西提刑而熹論之淮匿其章不以聞熹論益力章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熹以爲是蹊田而奪之牛辭不拜遂乞奉祠

癸卯十年春正月以黃洽爲御史中丞

洽盡言無隱帝曰卿言無非仁義忠孝可爲萬世臣子之法除資政殿大學士慶元二年致仕洽嘗言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

夏六月監察御史陳賈請禁道學

王淮以唐仲友之故怨朱熹欲沮之以賈爲監察御史賈因面對首論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僞願下明詔痛革此習帝從之由是學道之名貽禍於後世直學士院尤袤以程氏之學爲賈所攻言於帝曰道學者堯

舜所以帝禹湯文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不苟得所謂廉介安貧守道所謂恬退擇言顧行所謂踐履行已有恥所謂名節皆目之爲道學此名一立正人君子欲自見於世一舉足入其中俱無得出此豈盛世所宜有願循名責實聽言觀行人情庶幾不壞於疑似帝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託爲姦眞僞相亂

丁未 十四年冬十月太上皇崩帝致喪三年

十一月詔皇太子參決庶務

戊申十五年夏六月以朱熹爲兵部郎官未上而罷

丞相周必大薦熹爲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帝所厭聞慎勿復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入對首以存天理遏人欲爲言時曾覿已死王抃已逐獨內侍甘昪尚在熹力論之帝曰昪有才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除兵部郎官熹以足疾乞祠兵部侍郎林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遂論熹本無學術所至輒攜門生數十人習爲春秋戰國之態

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乃命熹依舊江西提刑

冬十二月以朱熹爲崇政殿說書熹辭不至

未踰月。再召熹又辭。至是投匭進封事言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用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

熹力辭，乃以秘閣修撰奉祠。熹又簽草封疏言：講學以正心，修身以齊家，遠便嬖以近忠直，抑私恩以抗公道，明義理以絕讒姦，擇師傅以輔皇儲，精選任以明體統，振綱紀以厲風俗，節財用以固邦本，修政事以攘夷狄。凡十事，欲以為新政之助。會執政有指道學為邪氣者，遂不果上。

己酉十六年春正月，金主雍卒，孫璟立。

追號雍曰世宗。世宗在金諸帝中最為賢主，嘗謂宰相曰：卿等未嘗薦士，止限資格，安能得人。又曰：惟朕嘗言其人可用，然後從而用之，卿等既無所言，必待

朕知而後進用。將復有幾。又曰帝王之政。固以寬慈爲德。然梁武帝專務寬慈。以致綱紀大壞。朕嘗思之。賞罰不濫。即是寬政。又曰朕即位以來。言事者雖有狂妄。未嘗罪之。卿等未嘗肯盡言。何也。當言不言。是相疑也。君臣無疑謂之嘉會。事有利害。可竭誠言之。國人號稱小堯舜

二月帝傳位于太子。太子即位尊帝爲壽皇聖帝

光宗皇帝諱惇。孝宗第三子。在位五年。

庚戌紹熙元年金章宗璟明昌元年春二月殿中侍御史劉光祖乞禁譏道學者

光祖言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爲近古咸平景德之間至於慶歷嘉祐盛矣而壞於熙豐之邪說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紹聖元符之際群凶得志其論旣勝其勢旣成崇觀而下尚復何言近世朋黨已成忠諫獲罪伏乞聖心豁然永爲皇極之主使邪正由此而別道學之譏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讀者至於流涕是年廷試舉人婺州進士王介策言曰今之

所謂道學者，卽世之君子正士也。一網去之，聖明在上，而天下以道學爲諱，將何以立國哉。帝嘉嘆，擢爲第三。由是道學之譏少沮。

辛亥二年冬十一月，郊。大風雨，不卒事而還。

帝有疾

初帝欲誅宦者，近習懼，遂謀離間三宮。帝疑之，不能自解。會帝得心疾，壽皇購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投之。宦者遂訴於皇后李氏曰：太上合藥一大丸，俟宮車過，卽投藥，萬一不虞，奈宗社何。后心啣之。頃之，內宴，后請立嘉王擴爲太子，壽

皇大怒后退持嘉王泣訴於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壽皇后性妬悍一日帝浣手宮中覩宮人手白悅之他日后遣人送食合于帝啟之則宮人兩手也又以黃貴妃有寵因帝祭太廟宿齋宮后殺貴妃以暴卒聞翌日合祭天地風雨大作黃壇燭盡滅不能成禮而罷帝既聞貴妃卒又值此變震懼增疾遂不視朝政事多決於后后益驕恣壽皇聞帝疾亟往南內視之且責后后怨愈深○帝后

與壽皇爲三宮

壬子 三年冬十一月日南至越六日帝始朝

重華宮

時羣臣請帝朝重華宮不從吏部尚書趙汝愚入對往復規諫帝悟汝愚又屬嗣秀王伯圭調護於是兩宮之情始通辛卯帝朝重華宮皇后繼至從容竟日而還都人大悦

癸丑四年夏五月賜禮部進士陳亮及第

亮志存經濟隆興初上中興五論不報退居婺之永康嘗環視錢塘喟然嘆曰城可灌也蓋以地下於西湖耳淳熙中更名同詣闕上書極言時事因言錢塘

非駐蹕之所將擢用曾覿聞而欲見焉亮恥之踰垣而逃覿不悅大臣亦惡其言切直交沮之壽皇欲官亮亮聞而笑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即渡江歸勵志讀書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辯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爲功以涵養爲正睟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見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葢指朱熹呂祖謙也至是策進士問以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

臣竊嘆陛下於壽皇蒞政一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爲京邑之美觀也哉帝得其策大喜以爲善處父子之間御筆擢爲第一授簽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至官而卒

秋九月羣臣請帝朝重華宮不聽冬十一月始朝

帝與后久不朝重華宮會九月重陽節羣臣連章請帝過宮不聽給事中謝深

甫言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之愛陛下亦猶陛下之愛嘉王太上春秋高千秋萬歲後陛下何以見天下帝感悟輒命駕往朝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后挽留帝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僚侍衛相顧莫敢言中書舍人陳傅良趣進引帝裾請毋入因至屏後后叱曰此何地秀才欲斫頭邪傅良痛哭於庭后使人問曰此何理也傅良曰子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遂傳旨罷還內十月會慶節帝復稱疾不朝丞相以下皆上疏自劾乞罷黜太學生汪安仁等二百一十八人上書請朝重華宮皆不報十一月工部尚書趙彥逾力諫帝

始往

朝

十二月以朱熹知潭州使者自金還言金人問朱先生安在故有是命

甲寅五年春正月壽皇有疾夏四月帝及后

幸玉津園羣臣請帝問疾重華宮不從兵部尚書羅點請先過重華且曰陛下爲壽皇子四十餘年無一間言止緣初郊違豫壽皇嘗至南內督過左右之人自此讒間遂生憂疑乃若深居不出久

虧子道衆口謗讟禍患將作不可以不慮帝曰卿等可爲朕調護之黯曰陛下一出郎當釋然帝猶未許起居舍人彭龜年伏地叩額血流漬甃言今日無大於過宮帝曰知之然猶不往壽皇疾益甚羣臣上疏請者相繼帝復辭以疾於是羣臣請斥罷者百餘人詔不許

五月壽皇疾大漸詔嘉王擴問疾重華宮

羣臣請帝問疾重華宮不從丞相留正等率宰執進諫帝拂衣起正引帝裾泣諫羅黯進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今一見後悔何及羣臣隨帝入至福寧殿內

侍閤門慟哭而出從官及彭龜年侍講
黄裳著作郎沈有開等奏乞令嘉王詣
重華宮問疾許之王
至宮壽皇爲之感動

六月壽皇崩帝稱疾不出留正等請壽聖
皇太后代行喪禮

壽皇崩知樞密院事趙汝愚請詣重華
宮成禮帝許之至日晨不出宰相率百
官詣重華宮發喪將成服正與汝愚議
介少傅吳琚請壽聖太后垂簾暫主喪
事太后不許正等附奏云臣等連日造
南內請對不獲累上疏不得報今當率

百官恭請若皇帝不出百官相與慟哭於宮門恐人情騷動爲社稷憂乞太后降旨以皇帝有疾暫就宮中成服然喪不可以無主祝文稱孝子嗣皇帝宰臣不敢代行太后壽皇之母也請攝行祭禮太后許之

尊壽聖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秋七月丞相留正請建太子不許稱疾而遁

尚書左選郎葉適言於正曰帝疾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正從之率宰執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以

安人心不報越六日又請御批云甚好明日宰執同擬旨以進乞帝親批付學士院降詔是夕御劄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閒正得之大懼因朝佯仆于庭扶出上表請老且云願陛下速回淵鑒追悟前非漸收人心庶保國祚初正始議帝以疾未克主喪宜立皇太子監國而趙汝愚請以太皇太后旨禪位嘉王正謂建儲詔未下遽及此他日必難處與汝愚異遂以肩輿五鼓逃去

太皇太后詔嘉王擴成服即位尊帝為太上皇帝

畱正既去人心益搖會帝臨朝忽仆於地時將禫祭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內禪之議益決乃與葉適知閤門事韓侂冑因內侍張宗尹關禮謀以太皇太后旨禪位嘉王甲子汝愚率百官詣梓宮前太后垂簾汝愚率同列奏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爲太子皇帝批出有甚好二字繼有念欲退閒之旨取太皇太后處分太后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袖出所擬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閒皇子嘉王擴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爲太上皇帝太后覽畢曰甚善乃命汝愚以旨諭皇子即位皇子固辭曰恐

負不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爲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衆扶皇子詣几筵前哭盡哀遂衰服出就重華殿登位百官起居訖行禪祭禮中外晏然汝愚之力也

加知閤門事韓侂冑汝州防禦使

侂冑欲推定策功趙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但遷侂冑防禦使侂冑大失望然以傳導詔旨浸見親幸時時乘閒竊弄威福知臨安府徐誼告汝愚曰侂冑異時必爲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葉適言於汝愚曰侂冑所

望不過節鉞宜與之不從適嘆曰禍自此始矣○侂胄乃寧宗后韓氏季父

八月召朱熹至以爲煥章閣待制兼侍講

初黃裳爲嘉王府翊善光宗諭之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曰若欲進德修業須尋天下第一等人帝問爲誰裳以熹對彭龜年爲嘉王府直講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僕從王問此誰之說對曰朱熹說也自後每講必問熹說如何至是趙汝愚首薦熹遂召入經筵○魯莊公之母文姜桓公夫人也與齊侯通桓公爲齊所殺文姜益肆而莊公不能制之

九月兵部尚書羅點卒

點孝友端介不為矯激之行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辦點曰當論其心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時給事中黃裳亦卒趙汝愚泣謂帝曰黃裳羅點相繼淪謝二臣不幸天下之不幸也

冬十月內批以謝深甫為御史中丞劉德秀為監察御史罷右正言黃度

韓侂胄日夜謀去趙汝愚用知閤門事劉弼計以內批拜深甫為中丞德秀為

御史由是言路皆侂胄之人排斥正士度將上疏論侂胄之姦侂胄覺之以御筆除度知平江府度言蔡京擅權天下所由以亂今侂胄假御筆逐諫臣使俛首去不得效一言非國之利也因辭奉祠歸養

閏月內批罷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朱熹

熹每進講敷陳開析罄竭無隱至是以黃度之去奏疏極言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臣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中外咸謂左右或竊其柄臣恐主威下移求治反亂矣疏入韓侂胄大怒使優人王喜峩冠闊袖象大儒戲於帝

前因乘間言熹迂闊不可用帝方倚任侂冑乃出御批除熹宮觀熹在朝四十六日進講者七知無不言
旣去侂冑益無所憚矣

寧宗皇帝

諱擴光宗第二子在位三十年

乙卯慶元元年春二月罷右丞相趙汝愚

韓侂冑欲逐汝愚謀於叅知政事京鏜鏜曰彼宗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冑然之以秘書監李沐嘗有怨於汝愚引爲右正言使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乞罷其政以奠安天位遂出知福州國子祭酒李祥

言汝愚効陛下以登九五勛勞著於社稷精忠貫於天地乃卒受黜黠而去天下後世其謂何知臨安府徐誼國子博士楊簡亦抗疏留汝愚沐劾爲黨皆斥之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衜林仲麟蔣傅徐範六人伏闕上書言趙汝愚之忠勤李祥楊簡之非黨李沐之回邪乞竄沐以謝天下還祥等以收士心侂胄大怒內批編管宏中等五百里外天下號爲六君子焉

夏六月右正言劉德秀乞考核邪正眞僞遂罷國子司業汪逵等

初理學自程顥程頤傳其徒楊時時傳之羅從彥從彥傳之李侗朱熹流俗忌之遂有道學之名陰以攻詆及韓侂胄用事士大夫素爲清議所擯者乃教以凡相與異者皆道學之人也陰疏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逐或以爲言以道學目之則有何罪當名曰僞學蓋謂貪黷放肆乃人眞情廉潔好修者皆僞耳由是有僞學之目善類皆不自安德秀上言邪正之辨無過於眞與僞而已彼口道先王之言而行如市人所不爲在與王之所必斥也願陛下考核眞僞以辯邪正詔下其章由是博士孫元卿袁燮國子正陳武皆罷逵入劉子辯之德秀以

違爲狂言

亦被斥

冬十一月竄故相趙汝愚于永州汝愚至衡州暴卒 後諡忠定

韓侂胄忌汝愚必欲置之死監察御史胡紘遂上言汝愚倡引僞徒謀爲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爲符因條奏其十不遜詔責汝愚永州安置汝愚怡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胄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明年正月行至衡州病作衡守錢鍪承侂胄密諭窘辱百端汝愚暴卒天下聞而冤之初汝愚嘗夢孝宗

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翼嘉王以素服卽位蓋其騐也議者遂以爲罪云

丙辰 **二年** 金承安元年 **秋八月禁用僞學之黨**

太常少卿胡紘上書言僞學顯行塲屋之權盡歸其黨乞詔大臣審察遂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僞學之人會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僞學五字撫州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僞學如以爲僞不願考校士論壯之

冬十二月削秘閣修撰朱熹官竄處士蔡

元定于道州

時熹家居上封事數萬言陳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丞相趙汝愚之寃子弟諸生更進迭諫以爲必且賈禍熹不聽蔡元定請以蓍決之遇遯之同人熹默然取藁焚之更號遯翁時臺諫皆韓侂胄所引拔洶洶爭欲以熹爲奇貨然無敢先發者監修國史胡紘未達時嘗謁熹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能異紘不悅曰隻雞尊酒山中未爲乏也怒其不近人情物色經年條其過失與御史沈繼祖誣熹十罪且言熹剽竊程頤張載之餘論以喫菜事魔之妖術簧鼓後進

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伍其徒蔡元定佐熹為妖詔熹落職罷祠竄元定於道州元定父發博覽羣書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建陽西山絕頂忍饑啖虀以讀書聞熹名往師之熹叩其學驚曰季通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奥義會偽學黨禁之論起元定曰吾其不免乎及聞貶不辭家即就道熹與從遊者百餘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歎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至春陵遠

近來學者日衆。有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勿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在道州逾年卒。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

丁巳 三年冬十二月籍僞學

知綿州王沇上疏。乞置僞學之籍。於是僞學逆黨得罪著籍者。凡五十九人

戊午 四年秋八月以謝深甫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同知院事

及之爲吏部尚書語事韓佐胄居二年不遷見佐胄流涕叙其知遇之意衰遲之狀不覺屈膝佐胄憐之故有是命佐胄嘗值生辰羣公上壽既畢集及之適後至閽人掩關拒之及之大窘會門關未及閉遂俯僂而入當時有縣竇尚書屈膝執政之語傳以爲笑

以趙師𢍰爲工部侍郎

韓佐胄生日百官爭貢珍異師𢍰獻金蒲桃小架上綴大珠百餘顆佐胄有愛妾張譚王陳四人皆封郡夫人其次有名位者又十人或獻北珠冠四枚於佐

胄侂胄門遺四夫人其十人亦欲之師羼聞之亟市北珠製十冠以獻侂胄嘗過南園山莊顧竹籬草舍曰此眞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雞鳴耳俄聞犬嘷叢薄視之乃師羼也侂胄大笑聞者莫不鄙之（羼同擇）

庚申六年春三月故秘閣修撰朱熹卒（後謚曰文）

其門人黃榦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得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衆以爲知言

秋八月太上皇崩九月處士呂祖泰上書

請誅韓侂胄詔配祖泰于欽州牢城

祖泰兄祖儉以言事貶祖儉卒祖泰乃擊登聞鼓上書論侂胄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諫議程松與祖泰狎友懼曰人知我素與遊其謂我與聞乎乃獨奏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且必有教之者不殺猶當杖黥竄之遠方乃杖祖泰一百配欽州牢城收管既至府尹為好語誘之曰誰教汝共為章試言之吾且貰汝祖泰笑曰公何問之愚也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之乎尹曰汝病風喪心耶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

辛酉嘉泰元年金泰和元年秋八月以張巖參知政事程松同知樞密院事

皆附韓侂胄者松諂侂胄尤甚自知錢塘縣不二年爲諫議大夫滿歲未遷意殊怏怏乃市一妾獻之名曰松壽侂胄曰奈何與大諫同名答曰欲使賤名常達鈞聽耳侂胄憐之

遂同知樞密院事

壬戌二年春二月弛僞學黨禁復諸貶謫官

僞學之禍雖本於韓侂胄欲去異己以快所私然實京鏜創謀而何澹劉德秀

胡紘成之及鏜死三人亦罷侂胄厭前事之乖矣欲稍更改以消中外之議會張孝伯謂侂胄曰不弛黨禁恐後不免報復之禍侂胄然之於是追復趙汝愚資政殿學士而貶斥者漸還故職時朱熹沒已踰年周必大留正各已貶秩致仕詔熹以待制致仕必大復少傅正復少保

禁私史

從韓侂胄請也

有商人私持起居郎熊克中興小歷及九朝通畧等書欲渡淮盱眙軍以聞遂命諸道察郡邑書坊所鬻書凡事干國體者悉令毀棄言者因請取禮部員外

郎李燾續通鑑長編知龍州王偁東都事略監都鹽倉李丙丁未錄及通略語錄家傳等書下史官考訂或有裨於公議郎乞存留不許刊行從之

甲子 **四年春正月韓侂胄定議伐金**

金為北鄙阻韃等部所擾兵連禍結府倉空匱國勢日弱有勸侂胄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侂胄然之恢復之議遂起既而浙東安撫使辛棄疾入見言金國必亂亡願屬元老大臣備兵為倉卒應變之計侂胄大喜鄭挺鄧友龍等又附和其說侂胄用師之意益銳矣侂胄欲風厲諸將乃追封岳飛為鄂王劉光世

爲鄜王贈宇文虛中爲少保
追奪秦檜王爵改諡謬醜

乙丑開禧元年秋七月詔韓侂胄平章軍國事

從陳自強鄧友龍等請也於是三省印並納其第侂胄置機速房於私第甚者假作御筆升黜將帥事關機要未嘗奏稟

以蘇師旦爲安遠節度使領閤門事

韓侂胄昵師旦爲腹心故有是除

丙寅二年 元太祖法天啓運聖武元年 夏五月下詔伐金

郭倪遣兵攻宿州大敗皇甫斌敗績於唐州

詔以宗室均爲沂王柄嗣賜名貴和

柄孝宗孫魏獻王愷之子均之父曰希瞿太祖九世孫也

冬十月金僕散揆分兵入寇 渡淮遂圍和州

十一月以邱崈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十二月金人陷眞州寇六合入大散

闕宗遣使如金軍議和金僕散揆還軍下蔡

韓侂胄方以師出屢敗悔其前謀諭宗募人持書幣赴敵營議和宗乃遣劉祐持書於揆願講好息兵揆曰稱臣割地獻首禍之臣乃可宗復遣王文往言用兵乃蘇師旦鄧友龍皇甫斌等所爲今三人皆已貶黜揆曰侂胄若無意用兵師旦等豈敢專擅文還宗復遣使相繼以往因許還其淮北流移人及今歲幣揆許之自和州退屯下蔡

蒙古奇渥温鐵木真稱帝於斡難河

姓奇渥温氏諱鐵木真蒙古部人是為元太祖

丁卯三年夏四月以方信孺為國信所參議官如金軍

信孺自蕭山丞召赴都命以使事信孺曰開釁自我金人設問首謀當以何詞答之韓侂胄矍然遂以信孺為奉使金國通謝國信所參議官持張巖書以行

秋九月貶方信孺官遣右司郎中王柟如

金軍

信孺至濠州紇石烈子仁置之於獄露刄環守之絕其薪水要以五事信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自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敢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耶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置生死度外矣子仁遣至汴見完顏宗浩宗浩堅持五說信孺辨對不少屈宗浩不能詰授以報書曰和與戰俟再決之信孺還韓侂胄問信孺言敵所欲者五事一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索歸正人四犒軍銀五不敢言侂胄固問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胄大怒奪信

孺三官。信孺三使金。以口舌折強敵。敵人計屈情見。雖未即和。然已有成說。及貶。欲再遣使。顧在廷無可者。近臣以枏薦。乃命假右司郎中持書北行。枏。倫之孫也。

冬十一月。禮部侍郎史彌遠誅韓侂胄於玉津園。詔暴侂胄罪惡於中外

自興兵以來。公私力屈。中外憂懼。彌遠入對。因力陳危迫之勢。請誅侂胄以安邦。皇后楊氏素怨侂胄。從旁力贊之。帝猶未允。后請其兄楊次山。擇羣臣可任

者與共圖之帝始允可命主管殿前司
公事夏震以兵擁至玉津園側殛殺之
下詔暴侂胄罪惡於中外遣使即韶州
誅蘇師旦○初韓后卒將立楊后而侂
胄不可
故怨之

戊辰 嘉定元年春三月以韓侂胄蘇師旦首
畀金

金遣王柟持書求函侂胄首以贖淮南
詔百官議吏部尚書樓鑰曰和議待此
而決姦宄已斃之首又何足惜遂命臨
安府斲棺取首付柟送金師柟至金金

人來歸大散關及濠州遂罷兵

冬十月金主璟卒衛王永濟立世宗第七子也

己巳二年金主永濟大安元年夏五月蒙古入靈州夏主安全降夏自是益衰

辛未四年秋八月夏主安全卒族子遵頊立改元光定號安全曰襄宗

壬申五年金崇寧元年秋七月雷雨太廟屋壞

權直學士院真德秀上疏曰臣博觀經籍史傳所志自非甚無道之世未聞震霆之警及於宗廟者臣願陛下內揆之一身外察諸庶政勉進君德博通下情庶幾善祥日應咎徵日消矣時不能用

癸酉六年（金至寧元年九月以後宣宗珣貞祐元年）秋八月金胡沙虎弒其主永濟而立昇王珣冬十月蒙古大敗金將术虎高琪於懷來進圍燕高琪還殺胡沙虎十二月蒙古分兵拔金河

北河東諸州郡

甲戌 七年春三月金以其故主永濟之女歸蒙古夏四月及蒙古平五月金主珣徙都汴秋七月蒙古復圍燕

金主以國蹙兵弱財用匱乏不能守中都命太子守忠留守中都遂與六宮啟行蒙古主聞之怒曰既和而遷是有疑心而不釋憾特以解和為疑我之計耳復圖南侵遂遣將合兵圍燕京

罷金歲幣

金人屢遣使督歲幣起居舍人眞德秀上疏請絕之其畧曰女眞以韃靼侵陵徙巢于汴此吾國之至憂也韃靼之圖滅女眞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走獵必從之既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絕黃河一帶之水以趨汴使韃靼遂能如劉聰石勒之盜有中原則疆埸相望便爲隣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卽安中土則姦雄必將投隙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虜之將亡亟圖自立之策不可幸虜之未亡姑爲自安之計也夫用忠賢修政事

屈羣策收衆心者自立之本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飭戍守者自立之具陛下以自立爲規模則國勢日張人心日奮雖强敵壓與不能爲我患帝納之遂罷金歲幣

冬十二月金濰州李全兵起

全濰州北海農家子銳頭蹇目權譎善下人弓馬趫捷能運鐵鎗人號李鐵鎗金主還汴賦歛益橫河北山東遺民保砦阻險羣聚爲盜皆衣紅衲襖以相識時目爲紅襖賊全與仲兄福亦聚衆數千鈔掠山東劉慶福等皆附之

乙亥八年春三月金主遣兵救燕與蒙古兵遇於霸州大潰夏五月中都留守右丞相完顏承暉自殺蒙古遂入燕冬十一月以真德秀爲江東轉運副使

德秀朝辭奏五事一曰宗社之恥不可忘言國家之於金虜蓋萬世必報之讎高宗孝宗値其方强不得已以太王自處而以勾踐望後人今天亡此胡近在朝夕誠能以待敵之禮而遇天下之豪傑以遺虜之費而厲天下之甲兵人心

奮張士氣自倍何憚於此虜而猶事之哉二曰比隣之道不可輕言韃靼及山東之盜苟得志而隣於吾莫大之憂也願朝廷毋輕二賊日夜講其攻守之策以逆杜窺覦之心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言今之議者大抵以金虜之存亡爲我欣戚聞危蹙之報則冀其非實得安靜之耗則幸其必然是猶以朽壞爲垣而望其能障盜賊也願陛下剛自强之志恢立武之經毋以虜存爲喜虜亡爲畏則大勢褱矣四曰導諛之言不可聽言今邊事方殷正君臣戒懼之日而薦紳大夫丁爲諛說或以五福足恃爲言夫乾象告愆邇日尤甚其可恃讖緯不

經之說而忽昭昭之儆戒乎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言公論國之元氣也公論壅鬱不可以爲國深惟今日實公論屈伸之機朝廷之上若以言者爲愛君爲報國無猜忌之意而有聽用之誠則公論自此愈伸若以言者爲沽事爲徼名無聽用之誠而有猜忌之意則公論自此復鬱夫公論屈伸乃治亂存亡之所繫分故臣於篇終反復極言惟陛下亮臣愚忠也

丁丑十年金興定元年夏四月金人分道入寇六月詔伐金

戊寅十一年冬十二月金主珣遣使來求和不納遂使其太子守緒會兵入寇由是和好遂絕

己卯十二年春正月金人復大舉圍棗陽夏六月孟宗政扈再興合擊金人于棗陽大敗之

殺其衆三萬獲其貲粮器甲不可勝計追金人至馬磴寨焚其城入鄧州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棗陽中原遺民來歸以萬數宗政發廩贍之給田刱屋

與居籍其六勇壯號忠順軍宗政由是威振境外金人呼為孟爺爺

辛巳十四年夏六月立沂王嗣子貴和為皇子更名竑秋八月京湖制置大使趙方卒

方病革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少從張栻學初知青陽縣告其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為名言守襄漢十年以戰為守能用名人推誠擢任故能藩屏一方使朝廷無北顧之憂

九月立宗室貴誠為沂王後

貴誠初名與莒燕懿王德昭之後希壚之子也

壬午十五年金元光元年春二月進封子竑爲濟國公以貴誠爲邵州防禦使

時楊后專政史彌遠用事久權勢熏灼竑心不能平嘗書於几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又嘗指宮壁輿地圖瓊厓曰吾他日得志置彌遠于此又嘗呼彌遠爲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大懼乃日媒孽竑之失言於帝覬帝廢竑而立貴誠帝不悟其意

冬十二月蒙古鐵木眞滅回回國大掠忻都而還

蒙古主進次于忻都國鐵門關侍衛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爲人言謂之曰汝主宜早回蒙古主怪之以問耶律楚材對曰此獸名角端解四夷語蓋上天惡殺遣之告陛下蒙古主遂大掠忻都而還

癸未 十六年冬十二月金主珣卒子守緒立

一日守緒視朝百官入賀有男子服麻衣望承天門且笑且哭詰之則曰吾笑

笑將相無人吾哭哭金國將亡羣臣請寘重典金主持不可曰近詔草澤諸人雖涉譏訕不坐法司惟以君門非笑哭之所重杖而遣之

蒙古攻夏夏主遵頊傳國于其子德旺遵頊自號上皇德旺改元乾定

甲申 十七年金哀宗守緒正大元年 秋閏八月帝崩史彌遠矯詔立沂王子貴誠更名昀封皇子竑爲濟王出居湖州九月以眞德秀直學

士院魏了翁爲起居郎

德秀召還入對勸帝容受直言召用賢臣固結人心爲本帝開納之了翁嘗開禧初以武學博士召試對策諫開邊事御史徐相劾了翁狂妄遂辭去築室白鶴山下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及爲潼川轉運判官上疏乞與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錫爵定謚示學者趨向朝廷從之

通鑑擥要卷六

通鑑擥要卷七 續編

雲間 姚培謙平山
張景星二銘 同録
同學金思安耐亭參閱

理宗皇帝 諱昀。太祖十世孫。榮王希瓐之子。在位四十年

乙酉 寶慶元年春正月湖州潘壬起兵謀立濟王竑。竑討平之。史彌遠矯詔殺竑

壬與其從兄甫弟丙以彌遠廢立不平乃以其黨千餘人夜入州城求濟王王聞變匿水竇中壬尋得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王身王號泣不從壬等強之王不得已乃與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乎衆許諾王遣王元春告於朝而帥州兵討壬壬走楚州甫丙皆死壬至楚爲小校明亮所獲送臨安斬之彌遠忌竑詐言竑有疾召醫入視逼竑縊于州治以疾薨聞尋詔追貶爲巴陵郡公起居郎魏了翁金部員外郎洪咨夔相繼言竑之冤直學士院真德秀入對因言嘗川之變非濟邸本心前有避匿之迹後聞捕討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考追封

恤孤興滅繼絕在陛下耳帝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若謂此事處置盡善臣未敢以爲然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當以二帝三王爲師帝曰一時倉卒耳德秀曰此已往之咎願陛下進德修學以掩前失○雪水在湖州治南故湖州號雪川

秋七月以梁成大爲監察御史罷直學士院眞德秀金部員外郎洪咨夔

時論濟王事者衆史彌遠患之成大詔事彌遠家幹擢御史因與莫澤李知孝

共爲彌遠鷹犬凡忤彌遠意者三人必相繼擊之德秀咨夔亦言濟王冤成大等復交劾之由是名人賢士排斥殆盡人目成大知孝與澤爲三凶且謂成大爲成犬

冬十一月貶魏了翁官居之靖州罷眞德秀祠祿

李知孝朱端常梁成大奏了翁德秀罪大罰輕史彌遠勸帝下其章帝曰仲尼不爲已甚乃止成大貽書所親曰眞德秀乃眞小人魏了翁乃僞君子此舉大

快公論議者笑之了翁至靖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乃著九經要義百卷德秀既歸浦城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

丙戌二年春正月贈陸九齡等官賜謚錄張栻呂祖謙陸九淵後

九齡字子壽撫州金谿人秦檜當國無道程氏學者九齡獨尊其說舉進士調興國教授改金州教授卒至是贈直秘閣謚文達與弟九淵相爲師友學者號二陸九淵字子靜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

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至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至於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舉進士主管台州崇道觀還鄉學者輻輳每開講席戶外屨滿自號象山翁學者稱爲象山先生或勸九淵注書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注脚嘗與朱熹會於鵞湖辯論多不合及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爲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熹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知荆門軍卒謚文安其次兄九韶字子美晝之

言行夜必書之著有梭山
文集人稱爲梭山先生

三月建昭勳崇德閣

趙普曹彬薛居正石熙載潘美李沆王
旦李繼隆王曾呂夷簡曹瑋韓琦曾公
亮富弼司馬光韓忠彦呂頤浩趙鼎韓
世忠張浚陳康伯史浩葛邲後益以趙
汝愚凡二十四
人皆圖形其上

秋七月夏主德旺以憂卒弟子晛立

蒙古主入夏城邑多降德
旺憂悸而卒國人立晛

丁亥三年春正月贈朱熹太師信國公

詔曰朕觀朱熹集註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發揮聖賢蘊奧有補治道緬懷典刑可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踰月熹子工部侍郎在入對言人主學問之要帝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也紹定中改封徽國公

夏五月李全以青州降蒙古

蒙古圍全於青州一年食盡欲降懼衆異議乃焚香南向再拜欲自經而使其黨鄭衍德田四救已曰譬如爲衣有身愁無袖耶今北歸未必非福乃降

六月蒙古鐵木真滅夏以夏主覞歸

夏亡時諸將爭掠子女財帛耶律楚材獨取書數部大黄兩駞而已既而軍士病疫惟得大黄可愈楚材用之所活萬人

冬十二月蒙古鐵木真死於六盤山少子拖雷監國

己丑紹定二年蒙古太宗奇渥温窩闊台元年秋八月蒙古窩闊台立

太祖第三子耶律楚材以太祖遺詔請立時拖雷監國諸王意猶豫未決楚材言于監國曰此社稷大計若不早定恐生他變監國乃與諸王奉窩闊台即位

辛卯 四年夏五月趙范趙葵等收復淮安

李全寇揚州范葵擊之大敗全趨新塘陷淖中羣卒碎其尸遂薄淮安城殺賊萬計城中哭聲震天全妻楊氏謂鄭衍德曰二十年梨花槍天下無敵手今事勢已去撑拄不行汝等未降者以我在故爾殺我而降汝必不忍遂絶淮而去

蒙古侵金使速不罕來假道秋七月至沔

州統制張宣殺之

旆甯問速不𥎦死曰宋自食言背盟棄好今日之事曲直有歸矣

壬辰五年金天興元年春正月以孟珙爲京西兵馬鈐轄屯襄陽

初珙父宗政知襄陽招唐鄧蔡州壯士三萬餘人號忠順軍命江海統之衆不服制置司以珙代海分其軍爲三衆皆帖然

蒙古窩闊台自白坡渡河次鄭州使其將

速不臺圍金汴京金完顏合達移剌蒲阿引軍援汴及蒙古拖雷戰于三峯大敗忠孝軍總領完顏陳和尚死之

金軍潰合達匿窟中城破蒙古兵發而殺之陳和尚曰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蒙古兵欲其降不肯乃斬足脛折之劃口吻至耳噀血而呼至死不屈蒙古將有義之者以馬湩酹而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蒲阿走蒙古兵追擒拖雷欲降之往復數百言終不從惟

日我金國大臣惟當金國境內死耳遂殺之金之徙將銳卒自是俱盡不復可爲矣

三月金遣曹王訛可爲質于蒙古請和夏四月蒙古退軍河洛秋七月金殺蒙古使者三十餘人

金飛虎卒申福等殺蒙古行人唐慶等三十餘人于館金主不問和議遂絕

冬十二月蒙古遣使來議伐金許之

蒙古許侯成功以河南地來歸

金主守緒出奔河北蒙古速不臺復圍汴

癸巳六年春正月金主守緒濟河走歸德○

金汴京西面元帥崔立作亂以梁王從恪

監國而幽之自爲太師尚書令都元帥以

城降蒙古夏四月金崔立執其主之后妃

及梁王從恪等送蒙古軍蒙古速不臺殺

從恪等以后妃北還

立性淫姣潛謀作亂送款詣速不臺軍速不臺喜飲之酒立以父事之還城託以軍前索隨駕官吏家屬軍民子女聚之省中親閱之日亂數人猶以爲不足乃禁民間嫁娶有以一女之故致數人死者以荆王府爲已私第取內府珍玩充實之四月以太后王氏皇后徒單氏梁王及荆王守純諸妃嬪凡車三十七兩宗室男女五百餘人赴青城速不臺殺二王及族屬而送后妃等于和林在道艱楚萬狀尤甚於徽欽之時速不臺入汴城立時在城外兵先入其家取其

妻妾寶玉以出立歸大慟而已速不臺遣使言於蒙古主曰此城相抗日久士卒多傷請屠其城耶律楚材聞之馳見蒙古主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爭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蒙古主未許楚材又曰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匠及官民富貴之家皆聚此城殺之則一無所得是徒勞也乃詔除完顏氏一族外餘皆原免時避兵在汴者尚百四十萬戶皆得保全遂為定制

六月金主守緒走蔡州

入蔡金主以完顏忽斜虎為尚書右丞總領省院事忽斜虎定進馬遷賞格得

馬千餘匹。又遣使分詣諸道選兵詣蔡
得精銳萬餘。兵威稍振。忠孝軍提控李
德率十餘人。乘馬入省。大呼以月糧不
優。幾於罵詈。忽斜虎縛德。杖之。金主諭
忽斜虎曰。此軍得力。方欲倚用。卿何不
容忍。忽斜虎對曰。時方多故。錄功隱過。
自陛下之德。至於將帥之職。則不然。小
犯則決。大犯則誅。其强兵悍卒。不可使
一日不在紀律。葢小人之
情縱則驕。驕則難制也

秋九月金人來乞糧不許

金使完顏阿虎帶來乞糧。將行。金主諭
之曰。蒙古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

於我我亡必及於宋脣亡齒寒自然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爲我者亦爲彼也卿其以此意曉之阿虎帶至朝廷不許

甲戌端平元年春正月金主守緒傳位於其宗室承麟孟珙以蒙古兵入蔡州守緒及其尚書右丞完顏忽斜虎死之承麟爲亂兵所殺金亡三月以賈貴妃弟似道爲藉田令

似道少落魄帝以貴妃故累擢藉田令恃寵不撿日縱遊諸妓家至夜燕遊湖上不返帝嘗夜憑高望西湖中燈火異常時與左右曰此必似道也明日詢之果然使京尹史巖之戒之巖之對曰似道雖有少年氣習然其才可大用也

夏四月獻金俘於太廟論功行賞有差

監察御史洪咨夔言殘金雖滅鄰國方強益嚴守備猶恐不逮豈可動色相賀渙然解體以重方來之憂帝嘉納之

六月詔復故濟王竑官爵○**趙范趙葵請**

復三京詔知廬州仝子才會兵趨汴金故將李伯淵等誅崔立以降

范葵欲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之議朝廷多以為未可獨鄭清之力主其說乃命范刻日進兵知樞密院喬行簡在告上疏曰自古英君必先治內而後治外陛下視今日之內治其已舉乎其未舉乎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先騷動矣不聽詔子才合淮西兵萬人赴汴時汴京都尉李伯淵等為崔立所侮謀殺之及聞子才軍至伯淵等以書約降而陽與立謀備禦之策遂

刺殺之未幾蒙古引兵至洛
陽葵與子才遂棄汴而歸

冬十月召真德秀爲翰林學士魏了翁直學士院

德秀入對帝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德秀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酒色弋射禽獸之玩有一於茲皆足害敬了翁入對首乞明君子小人之辨以爲進退人物之本及修身齊家切於帝躬者凡十餘端復口奏利害晝漏下四十刻而退帝皆嘉納之

乙未二年春三月以真德秀參知政事夏五月德秀卒 諡文忠

德秀立朝不滿十年奏疏將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文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及宦游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自韓侂冑立爲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正學遂明于後世德秀之力爲多

夏六月召崔與之參知政事不至

與之上疏曰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不高而忠實存者次也用人之道無逾于此帝嘉納之

蒙古主使其子闊端等分道入寇

丙申 三年秋八月蒙古陷襄陽軍德安府

初蒙古破許州獲金軍資庫使姚樞樞繼拔德安得趙復復以儒學見重于世其徒稱爲江漢先生既被獲力求死所樞止與共宿譬說百端隨樞至燕名益大著學徒百人由是北方始知學經而樞亦初得覩程朱性理之書

丁酉嘉熙元年春三月資政殿學士魏了翁

卒贈太師謚文靖

戊戌二年冬十月蒙古建太極書院于燕京

時濂溪周子之學未至於河朔楊惟中用師於蜀湖京漢收集伊洛諸書載送燕京師還與姚樞謀建太極書院及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配食請趙復爲師選俊秀有識度者爲道學生由是河朔始知道學

己亥三年冬十二月以陳塤爲國子司業

塡史彌遠之甥上疏乞去君側之蠹媢以正主德蓋指賈妃彌遠也彌遠謂曰何爲好名塡曰好名孟子所不取然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不好名耳因力請外彌遠卒召還至是授司業諸生相慶以爲得師

辛丑淳祐元年春正月詔加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封爵與朱熹並從祀孔子廟庭黜王安石從祀冬十一月蒙古主窩闊台卒第六后乃馬眞氏稱制

窩闊台性嗜酒耶律楚材數諫不聽乃持酒槽鐵口以獻曰此鐵爲酒所蝕尚致如此況人之五臟耶至是以酒傷而卒初蒙古主有旨以孫失烈門爲嗣后不從遂稱
制於和林

壬寅二年春正月蒙古燕京行省郎中姚樞棄官隱於蘇門

蒙古牙剌瓦赤在燕惟事貨賂以樞爲幕長分及之樞一切拒絕因辭職去携家住輝州蘇門山作家廟別爲室奉孔子及宋儒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刊

小學四書并諸經傳註以惠學者讀書鳴琴若將終身○蘇門山在衛輝府

癸卯 三年春二月以余玠爲四川制置使

玠入對言方今指卽戎之士爲麤人斥爲噲伍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爲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則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尋常可獨當一面乃授四川宣諭使時蜀地殘破玠至大更弊政遴選守宰招賢禮士屯兵聚糧爲必守計蜀民始有安土之心玠又作經理西蜀圖以進曰願假十年手挈西蜀之地還之朝廷然後歸老山林臣之願也○噲謂樊噲伍等夷也

韓信降封淮陰侯嘗
嘆曰乃與噲伍耶

三月蒙古中書令耶律楚材以憂卒 諡文正

乃馬眞氏稱制奥都剌合蠻專政用事
楚材憤悒成疾而卒楚材爲相正色立
朝每陳生民休戚辭色懇切蒙古太宗
嘗曰汝又欲爲百姓哭耶楚材每言興
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滅一
事人以爲名言至順初追封廣寧王

余玠城釣魚山徙合州治之

播州冉璡及弟璞聞玠賢自詣府上謁
玠待以上客居數月無所言玠疑之乃

更闢別館以處之且日使人窺其所為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踞以堊畫地為山川城池之形久旬日請見玠屏人語曰為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璡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玠大喜曰玠固疑先生非淺士先生之謀玠不敢掠以歸己遂密聞于朝請不次官之詔璡權發遣合州璞權通州徙城之事悉以委之釣魚城成蜀始可守

甲辰 四年秋九月詔起復史嵩之將作監徐

元杰太學生黃愷伯等上書論之不報

嵩之遭父喪有詔起復元杰上疏曰陛下爲四海綱常之主大臣身任道揆扶翊綱常自當嵩之有起復之命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涕零人心天理誰實無之臣懇懇納忠特爲陛下愛惜民彛爲大臣名節而已愷伯等百四十四人上書曰嵩之心術回邪以厚貴竊宰相位羅天下之小人爲私黨奪天下之利權歸私室惟恐去之不速大臣佐天子以孝治天下孝不行於大臣是率天下爲無父之國矣自古大臣必出忠孝之門嵩之可復置具瞻之位乎

冬十一月詔史嵩之終喪

徐元杰復上疏論嵩之起復士論紛紛乞許其辭執政自代帝曰學校雖是正論但言之太甚元杰對曰正論乃國家元氣今正論猶在學校要當保養一線之脈嵩之自知不爲衆論所容上疏乞終制帝乃許之

乙巳五年夏六月工部侍郎徐元杰暴卒

史嵩之既去元老舊德次第收召杜範入相復延元杰議政多所裨益六月朔元杰當侍立先一日詣范鍾歸是夕熱大作夜四鼓指爪忽裂以死三學諸生

相繼伏闕上言昔小人傾君子者不過使之死于蠻烟瘴雨之鄉今蠻烟瘴雨不在嶺海而在朝廷詔付臨安府鞫治常所給使之人獄迄無成左司諫劉漢弼亦每以姦邪未盡屏汰爲慮未幾以腫疾暴死時杜範入相八十日卒時謂諸公皆中毒堂食無敢下筯者初嵩之從子璟卿嘗諫嵩之曰久聞督府所成何功東南民力困於征輸州縣匱於應辦誠恐禍起蕭牆危如朝露爲今之計莫若盡去在幕之羣小悉召在野之君子相與改紘易轍戮力主事以收桑榆之功言甚切至居無何璟卿暴卒相傳亦嵩之致毒云

丙午六年蒙古定宗貴由元年秋七月蒙古主貴由立

貴由窩闊台長子廟號定宗

九月寧武節度使漢東公孟珙卒謚忠襄

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中謁士遊客老校退卒壹以恩意撫接退則掃地焚香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自號無菴居士追封吉國公

戊申八年春三月蒙古主貴由卒后斡兀立海迷失稱制

辛亥十一年蒙古憲宗蒙哥元年夏六月蒙古主蒙哥立拖雷長子廟號憲宗

癸丑寶祐元年春正月詔以與芮子禥爲皇子封永嘉郡王與芮帝母弟

夏五月召余玠還

初利州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义恃功驕恣桀驁不受節度玠至嘉定夔帥所部迎謁班聲如雷江水爲沸旗幟精明舟中戰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夔退謂

人曰儒者乃有此人玠久欲誅夔患其握重兵居外夜召夔計事斬之以親將楊成代領其衆會戎州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爲代玠素欲革軍中舉代之弊不許世安素結丞相謝方叔子姪至是求援於方叔方叔遂倡言玠失戎利心帝惑之玠專制西蜀凡有奏疏詞氣不謹帝不能平會叅知政事徐清叟入對語及玠因言玠不知事君之禮遂召還玠聞命不自安一夕暴卒或謂仰藥死蜀人莫不悲之

乙卯三年春二月蒙古忽必烈徵許衡爲京

兆提學

衡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常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衡獨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亂此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從姚樞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書益大有得嘗曰綱常不可一日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忽必烈召爲京兆提學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衡來人人喜幸

夏六月以丁大全爲右司諫

大全面藍色爲戚里婢婿寅緣閹刔及內侍盧允升董宋臣遂得寵於帝累拜右司諫時正言陳大方侍御史胡大昌與大全同除人目爲三不吠犬

丙辰 四年夏五月賜禮部進士文天祥及第

天祥以法天不息爲對帝親拔爲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人賀

丁巳 五年秋八月蒙古主蒙哥分道入寇以

其少弟阿里不哥守和林

己未開慶元年秋七月蒙古主蒙哥卒於合州城下餘衆解圍北還八月蒙古忽必烈將兵渡淮九月渡江遂圍鄂州冬十月即拜賈似道右丞相兼樞密使軍漢陽以援鄂似道乞和于蒙古忽必烈引還鄂州圍解

蒙古攻城益急似道大懼乃密遣宋京詣蒙古營請稱臣納幣忽必烈不許會蒙古主訃聞而阿里不哥欲襲尊號因召羣臣議事郝經請班師議和似道亦再遣京往乃許之遂拔砦而去

庚申景定元年 蒙古世祖皇帝忽必烈中統元年 春三月賈似道奏諸路大捷召似道還朝

似道匿議和稱臣納幣之事以所殺獲俘卒殿兵上表言諸路大捷鄂圍始解江漢肅清實萬世無疆之休帝以似道有大造功召入朝賞賚甚厚

夏四月蒙古主忽必烈立憲宗同母弟廟號世祖

秋七月蒙古使翰林侍讀學士郝經來修好賈似道幽之真州

似道還朝使其客廖瑩中輩撰福華編稱頌鄂功通國皆不知所謂和也蒙古主既立遣經充國信使來告即位且徵前日請和之議似道恐經至謀泄竟拘留於真州之忠勇軍營經上表曰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知唐儉之徒欵兵悞國又極陳和戰利害且請入見及歸國皆不報驛吏棘垣鑰戶晝夜守邏

欲以動經經不屈語其下曰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屈身辱命我終不能宜忍死以待揆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蒙古遣官訪問經等所在仍以稽留信使侵擾疆埸來詰淮東制置李庭芝奏蒙古使者久留眞州不報

癸亥 四年秋七月置榷場於樊城

先是瀘州安撫副使劉整叛降蒙古曰南人惟恃呂文德耳然可以利誘也請遣使以玉帶餽之求置榷場於襄陽城外蒙古從之至鄂請於文德文德許之爲請於朝開榷場於樊城外外通互市內築堡壁蒙古又築堡於白鶴由是敵

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麾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威益熾文德弟文煥知爲蒙古所責以書諫止文德始悟然事已無及惟自咎耳每曰悞國家者我也因疽發背

死

甲子五年 蒙古至元元年 秋八月蒙古入都於燕九月竄建寧府教授謝枋得于興國軍

枋得考試宣城及建康摘賈似道政事爲問且言權姦擅國敵兵必至趙氏必亡漕使陸景思上其藁於似道於是左司諫舒有開劾枋得怨望騰謗大不敬

詔寘之

冬十月帝崩太子禥即位

度宗皇帝諱禥榮王與芮子理宗無子立之在位十年

乙丑咸淳元年夏四月加賈似道太師封魏國公

帝以似道有定策功每朝必答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爲周公理宗山陵事竣徑棄官還越密令呂文德詐報蒙古兵攻下沱急朝中大駭帝手詔

起之似道乃至

丙寅二年春正月叅知政事江萬里罷

賈似道以去要君帝至拜留之萬里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爲下殿因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爲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萬里四上疏求退乃以資政殿大學士奉祠

秋七月蒙古以張德輝叅議中書省事

初德輝在史天澤幕下蒙古主在藩邸聞之召見問曰或云遼以釋廢金以儒

亡有諸對曰遼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
親睹宰執皆武弁世爵雖用一二儒臣
及論軍國大事又不使預聞然則金之
存亡自有任其責者蒙古主然之德輝
又嘗與元裕上謁請蒙古主為
儒教大宗師蒙古主悅而受之

丁卯 **三年春正月立皇后全氏**

后理宗母慈憲夫人姪孫也父昭孫沒
于王事理宗以母故常召入宮問曰爾
父沒於王事每念之令人可哀后對曰
妾父可念淮湖之民尤可念也帝異之
遂納為
太子妃

蒙古許衡謝病還懷孟

蒙古以安童爲右丞相。欲衡輔之。復召至京師。衡上疏。一曰。立國規模。當行漢法。二曰。中書大要。在用人立法。三曰。爲君難。四曰。農桑學校。蒙古主嘉納之。衡多病。五日一至中書。至是聽歸

庚午 六年春正月蒙古廉希憲罷

希憲立朝讜正。有內侍入朝堂傳旨。言某事當爾。希憲曰。此閹官預政之漸。不可啟也。奏杖之。蒙古主嘗令希憲受帝師僧八思巴戒。對曰。臣已受孔子戒矣。

蒙古主曰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

以陳宗禮簽書樞密院事

初宮中飲宴名曰排當理宗朝排當之禮多內侍自爲之一有排當則必有私事客啟帝即位益盛至出內奩爲之宗禮爲給事中嘗上疏言內侍用心非借排當以侵羨餘則假秩筵以奉殷勤不知費幾州汗血之勞而供一夕笙歌之樂請禁絕之不報

秋八月詔賈似道十日一朝入朝不拜

初似道乞歸養帝固留特授平章軍國重事賜第西湖之葛嶺時襄樊圍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臺亭榭作半閒堂日肆淫樂嘗與羣妾踞地鬬蟋蟀所狎客戲之曰此軍國重事耶酷嗜寶玩建多寶閣一日一登玩聞余玠有玉帶已殉葬發塚取之自是或累月不朝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一日帝問曰襄陽之圍已三年矣奈何似道對曰北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適有女嬪言之似道詰其人誣以他事賜死由是邊事雖日急無敢言者

辛未 七年夏五月蒙古兵分道寇嘉定諸路

六月蒙古以許衡爲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

衡請徵其弟子王梓姚燧等十二人爲齋長其爲教因覺以明善因善以開蔽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筭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爲生人之道嘗語諸生曰人心有印板雖摹千萬皆然又曰教人與用人反用人當於其所長教人當於其所短又曰學者治生爲先生計不足則或嗜利以喪所學

冬十一月蒙古改國號曰元取易乾元之義

癸酉九年春正月樊城陷守將范天順牛富死之

樊城破天順仰天嘆曰生爲宋臣死爲宋鬼即所守處縊死富率死士百人巷戰元兵死傷者不可計渴飲血水轉戰而進遇民居燒絕街道富身被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死裨將王福見富死嘆曰將軍死國事吾豈宜獨生亦赴火死

三月元主立其子真金爲太子蒙古主長子

冬十一月以李庭芝爲淮東西制置使

甲戌 十年秋七月帝崩子嘉國公㬎即位太后臨朝稱詔 帝時年四歲太后理宗后謝氏也

八月元史天澤伯顏大舉入寇

元主下詔數宋賈似道背盟拘執信使之罪命天澤伯顏帥師南侵諭之曰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彬一人汝能不殺是我曹彬也天澤至郢遇疾還元主賜

以藥飼天澤附奏曰臣死不足惜但願天兵渡江愼勿殺掠語不及它未幾卒天澤年四十始折節讀書拜相之日門庭悄然或勸以權自張天澤舉唐韋澳告周墀之語曰願相公無權爵祿刑賞天子之柄何以權爲言者慚服出將入相五十年上不疑而下無怨人以比郭子儀曹彬云

冬十一月以陸秀夫參議淮東制置司事

李庭芝聞秀夫名辟置幕下時天下稱得士多者以淮東爲第一號小朝廷

十二月元伯顏攻陽邏堡夏貴帥師拒之

伯顏使阿朮襲青山磯，遂渡江，伯顏拔陽邏堡，夏貴棄師走還，伯顏遂會阿朮趨鄂州，鄂州降，遂引兵東下。○詔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開府臨安，似道以孫虎臣總統諸軍

鄂既破，朝廷大懼，三學生，及羣臣上疏，以為非師相親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開都督府于臨安

詔天下勤王○李庭芝遣兵入援

恭宗皇帝諱㬎度宗次子在位九年

乙亥德祐元年春正月呂師夔以江州降元

師夔設宴庾公樓選宗室女二人盛飾以獻伯顏伯顏怒曰吾奉天子命興仁義師問罪於宋豈以女色移吾志乎斥遣之

元中書左丞劉整死于無爲軍

初元人南侵用呂文煥與整爲導尋命整別將兵出淮南整銳欲渡江曰大軍

自襄樊東下宋悉力西拒東方虛弱徑造臨安可一鼓而捷也伯顏不可至是整帥騎兵攻無爲軍久而不克聞文煥入郢捷至失聲曰首帥束我使我成功後於人善作者不必善成果然遂發憤死於無爲城下

賈似道出師次於蕪湖二月夏貴引兵會之

似道畏劉整不敢發及聞其死喜曰吾得天助也乃上表出師次於蕪湖遣人通呂師夔以議和貴引兵來會袖中出一編書示似道曰宋歷三百二十年似

道俛首

而已

以汪立信爲江淮招討使募兵禦元

初襄陽既失立信移書於賈似道曰今日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而君臣宴安酣歌深宮嘯傲湖山欲拱揖折衝不亦難乎爲陳三策上沿江置守中輸幣以緩師下銜璧輿櫬以俟似道得書抵之地曰瞎賊狂言敢爾蓋以立信目微眇云及將出師乃召立信爲招討與似道遇於蕪湖似道撫立信背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因問立信何向立信曰今江南無一寸乾净地某去尋一片趙家地上

死。要死得分明耳。既至建康。四面皆元兵。立信嘆曰。吾生爲宋臣。死爲宋鬼。但徒死無益耳。率所部數千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爲後圖

元陷池州。權守趙卯發死之一作昴發

卯發攝州事。繕壁聚糧。爲固守計。都統張林屢諷之降。卯發知事不濟。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氏曰。君爲忠臣。吾獨不能爲忠臣婦乎。卯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所能也。雍氏曰。吾請先君死。卯發笑止之。元兵薄城。卯發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妻同死。節義成雙。遂與雍氏。同

縊死於從容堂林開門降事聞贈文華閣待制謚文節

孫虎臣夏貴之師潰於江上賈似道奔揚州元盡陷江淮州軍○元陷饒州知州事唐震故相江萬里死之

元軍略饒州州震發州民城守元遣使來取降款通判萬道同微諷震降震叱之曰我忍偷生負國耶城中少年感震言殺元使者已而元軍登陴衆皆散震入坐府中元軍執牘使署降震擲筆於地不屈遂死之初萬里聞襄樊破鑿池芝

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喻其意至是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爲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爲存亡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沼中積屍如疊翌日萬里屍獨浮出水上從者斂葬之事聞贈震文華閣待制謚忠介萬里太傅益國公謚文忠

張世傑將兵入衛遂復饒州

時方危急徵諸將勤王多不至惟世傑來上下嘆異陳宜中疑世傑歸自元易其所部軍

江西提刑文天祥起兵勤王

勤王詔至贛天祥捧之涕泣發郡中豪傑并結溪洞山蠻有衆萬人遂入衛天祥性豪華聲伎滿前至是痛自抑損盡以家貲爲軍費每與賓客僚佐語及時事輒撫几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聞者爲之感動

湖南提刑李芾遣兵入援

芾性剛直忤賈似道貶官家居者久之至是提刑湖南發壯士三千人使將將之勤王

賈似道有罪免

樞密使陳宜中初附似道得驟登政府及堂吏翁應龍自軍中以都督府印還宜中問似道所在應龍以不知對宜中意其已死即上疏乞誅似道以正誤國之罪詔授似道醴泉觀使罷平章都督凡似道諸不䘏民之政次第除之

端明殿學士江淮招討使汪立信卒于軍

立信聞賈似道師潰江漢守臣望風降遁嘆曰吾今日猶得死于宋土也乃置酒召賓僚與訣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撫案者三扼吭而卒後元軍至

建康或以立信三策及死告伯顏伯顏嘆息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之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卹之曰忠臣之家也

秋七月放賈似道于循州籍其家

似道既免還紹興府紹興守臣閉門不納王爚言於太后曰本朝權臣稔禍未有如似道之烈者縉紳草茅不知幾疏陛下皆抑而不行何以謝天下乃降似道三官婺州居住婺人聞似道至率衆爲露布逐之復詔徙于建寧府御史孫嶸叟等以似道罪重罰輕乞誅之以正法方回上疏論似道僥詐貪淫褊驕吝

專忍謬十罪。太皇太后猶不聽。翁合上言。似道以妒賢無比之林甫。自託於伊周。以不學無術之霍光。敢效尤於莽操。其總權罔上賣國召兵專利虐民滔天之罪。人人能言。夫建寧朱熹講道之闕里。雖三尺童子。亦知向方。聞似道名咸欲嘔噦。況見其面乎。乞遠竄荒服。以禦魑魅。遂詔循州安置。籍其家。遣使押之貶所。會稽縣尉鄭虎臣。以其父嘗爲似道所配。欲報之。欣然請行。似道時寓建寧之開元寺。侍妾尚數十人。虎臣至。悉屏去。撤轎蓋。暴行秋日中。令舁轎夫唱杭州歌謔之。窘辱備至。十月。至漳州木綿庵。虎臣曰。吾爲天下殺似道。雖死何

慽。卽厠上拉其胷殺之。陳宜中至福州。捕虎臣。斃死於獄

冬十月。元伯顏渡江。分兵東下。十二月。遣工部侍郎柳岳如元軍。請平。伯顏不許

陳宜中當國遭時多難。不能措一策。惟事掩蔽。將士離心。郡邑降破。至是遣岳奉書如元軍。乞班師修好。岳見伯顏於無錫。泣請曰。嗣君幼冲。在衰絰中。自古禮不伐喪。凡今日事至此者。皆奸臣賈似道失信誤國爾。伯顏曰。汝國執戮我行人。故我興師。錢氏納土。李氏出降。皆汝國之法也。汝國得天下於小兒。亦失

於小兒其道加此尚何多言遂令囊加又借岳還而別遣人奏上都○錢謂錢鏐李謂李煜

黃萬石叛降元都統米立死之

立初從陳奕守黃州奕降立迎戰被執不降繫獄至是萬石舉軍降元元行省遣萬石諭立曰吾官銜一牙牌書不盡今亦降矣立曰侍郎國家大臣立一小卒耳三世食趙氏祿趙亡何以生爲萬石再三諭之不屈遂被害

丙子二年五月以後端宗景炎元年春正月元阿里海涯

破潭州湖南鎮撫大使知州事李芾死之

湖南軍皆陷諡忠節

元兵久圍潭州城中力不支諸將泣曰事急矣吾屬爲國死可也如民何芾罵曰國家平時所以厚養汝者爲今日也有復言者吾先戮汝知衡州尹穀時寓城中知事不可爲乃爲二子行冠禮或曰此何時行此迂濶事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於地下爾既畢禮與其家人自焚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命帳下沈忠徧及之芾亦引頸受刃忠還家殺已妻子亦自刎潭民聞之皆舉家自

盡城無虛井縊林木者相望守將吳繼明劉孝忠以城降

進封吉王昰爲益王判福州信王昺爲廣王判泉州

文天祥乞命二王鎮閩廣以圖興復太后從之

元伯顏軍臯亭山太皇太后遣使奉璽以降右丞相陳宜中夜遁

伯顏進次臯亭山文天祥張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已帥衆背城一戰陳宜中

不許白太后遣監察御史楊應奎上傳國璽以降伯顏受之遣使召宜中出議降事宜中遁歸於温州之清澳世傑以不戰而降遂去入海

吳堅文天祥如元軍伯顏執天祥遣堅還○駙馬都尉楊鎮等奉益王廣王走婺州

二月元伯顏遣人入臨安封府庫收圖籍符印○浙江潮三日不至

時元軍分駐江沙上杭人方幸之潮汐三日不至○早日潮夕日汐

元伯顏使范文虎追益王廣王不及二王遂走溫州文虎時降于元

夏貴以淮西叛降元知鎮巢軍洪福死之

福貴家僮也從貴積勞至鎮巢軍貴降招福不聽元兵攻城久不拔貴至城下好語語福福請單騎入城福信之門發而伏兵起執福父子屠城中貴先殺福子太源太淵謼曰法止誅首謀何乃舉家爲戮福叱曰以一命報宋朝何至告人求活邪次及福福大罵數貴不忠請身南向死以明不背國聞者流涕

三月元伯顏入臨安以帝及皇太后全氏福王與芮等北去○文天祥自鎮江亡入真州遂浮海如溫州閏月陳宜中等奉益王爲天下兵馬都元帥廣王副之開府福州起兵興復○帝至瓜洲李庭芝使姜才將兵夜擣元軍不克通鑑諸書分注德祐元年才身死誤

帝北行至瓜洲庭芝與才涕泣誓將士出奪之將士皆感泣乃盡散金帛犒兵

以四萬人夜擣瓜洲戰三時衆擁帝遁去才追戰至浦子市夜猶不退阿朮使人招之才曰吾寧死豈作降將軍邪苗再成亦謀奪駕不克

夏五月朔益王即位于福州遙上帝尊號尊度宗淑妃楊氏爲皇太妃同聽政 改元景炎

進封廣王爲衛王○元主忽必烈廢德祐帝爲瀛國公

元主召宋降將問曰汝等降何容易對曰賈似道專國每優禮文士而輕武臣

臣等久積不平故望風送欵元主遣董文忠語之曰似道實輕汝曹特似道一人之過汝主何負焉正如汝言則似道輕汝也固宜○帝㬎爲僧全太后爲尼

秋七月左丞相李庭芝保康軍承宣使姜才赴召至泰州城降死之

時元阿术圍揚久庭芝守禦益力及臨安陷阿术以太皇太后手詔諭庭芝降庭芝登城謂使者曰奉詔守城未聞以詔諭降也阿术復遣使者持元主詔招之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其詔于陴上會是月益王遣使以少保左丞相召

庭芝以保康軍承宣使召才庭芝以朱煥守揚與才將兵七千東入海至泰州阿术將兵追圍之煥以城降阿术以兵追圍泰州會才疽發背不能戰泰州裨將孫貴胡惟孝開門降庭芝聞變赴蓮池水淺不得死遂與才俱被執阿术皆殺之

秋八月元人以太皇太后謝氏北去

太皇以病久留臨安至是元人自宮中舁其牀以出

九月元軍分道寇閩廣冬十一月元軍入

建寧郡武軍○陳宜中張世傑奉帝航海
帝至泉州招撫使蒲壽庚作亂帝走潮州
十二月壽庚以泉州叛降元○元人入興
化軍知軍事陳文龍死之

元兵執文龍欲降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邪卒不屈乃械送杭州文龍不食死

帝次惠州遣使奉表請降于元

端宗皇帝 諱昰度宗長子在位三年

丁丑 景炎二年冬十月以陸秀夫同簽書樞密院事

時播越海濱庶事疏略楊太妃垂簾與羣臣語猶自稱奴每朝會獨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悽然泣下以朝衣收淚衣盡濕左右無不悲動者

十二月帝有疾

元將劉深襲淺灣帝奔井澳颶風壞舟帝溺幾不救遂得驚疾深襲井澳帝奔

謝女峽

戊寅三年五月帝昺祥興元年夏四月帝崩衛王即位

帝崩於碙州年十一羣臣多欲散去陸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絶宋此豈不可爲國邪乃與衆共立衛王年八歲矣時張世傑秉政而秀夫裨助之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述作盡出其手雖匆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

六月帝遷新會之厓山

厓山在新會縣南鉅海中與奇石山相
對立如兩扉潮汐之所出也故有鎮戍
張世傑以爲天險可扼
以自固乃奉帝移駐

冬閏十一月元張弘範襲執文天祥于五
坡嶺

天祥見弘範弘範釋其縛以客禮之
天祥固請死弘範不許處之舟中

帝昺度宗末子在位三年

己卯祥興二年春正月元張弘範襲厓山張

世傑力戰禦之

弘範得世傑甥韓命以官使三至招之世傑歷數古忠臣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爲主死不移耳弘範乃使文天祥爲書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索之固乃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

二月張世傑與元張弘範戰于厓山世傑兵潰陸秀夫負帝赴海死之世傑復收兵

至海陵山舟覆而死宋亡

世傑與弘範戰于厓山兵潰秀夫謂帝曰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乃先驅其妻子入海帥負帝同溺後宮諸臣死者甚衆太后楊氏聞帝崩撫膺大慟曰我忍死艱關至此者正爲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世傑欲求趙氏後立之謀入廣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曰無以爲也登柁樓露香祝曰我爲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邪風濤愈急世傑墮水溺

死○颶風者具四方風也

冬十月文天祥至燕不屈元人囚之

厓山破軍中置酒大會張弘範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將不失爲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天祥至京師天祥在道不食八日不死即復食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以守之

通鑑擥要卷七

通鑑輯要

DS
735
A2Y36
1761
v.15-
16